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生四年呱  
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雖未  
享得翁意臨絕言孝友悌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  
汝有知尚無畏宋淳熙歲丁未月終壬寅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  
月庚申葬于某里少東夏頌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  
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



君相距百餘里不得旦莫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孝也然  
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  
是乃輿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造像設見其子甚幼  
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  
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青卿其字也世家  
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同以孝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  
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台循  
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李教授  
璽思春秋之孝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孝  
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  
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為

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  
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哀如禮既冠益從諸長  
老游讀書問事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為論說持守踐行造  
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為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  
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  
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  
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  
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為  
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  
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遺既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  
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



死於遠官者為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空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喻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為浮圖卒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孝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孝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為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

不年以沒于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為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為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為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為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公諱洵字清臣姓黃氏建寧府人其先世相傳自光州固始入閩居建陽之水東後徙旣寧之演平曾祖執矩祖伯堅贈承議郎父毓朝請郎提點江淮荆浙福建廣南坑台公事公以遺廢補官調筠州高安尉時江西群盜充斥王帥討捕相繼公以射士為大軍前行數與賊遇已事例受



薄賞不復以功自言論者多之郡獄治盜詞有白金若干  
藏某處撤公取之得金數倍從者請私其餘公不可悉以  
送官人服其廉秩滿授興化軍司理參軍問事既得其情  
即復告以法所當得之罪且問若此寧有寃乎必反復無  
異詞已乃具獄止府以是凡公所鞠雖重辟皆合瓜扣額  
自以不寃軍院官謂公曰兩獄一也即有移鞠幸勿為異  
吾亦不敢自異於公也公愀然曰事惟其是而已況司獄  
人命所繫吾固不敢以徇公公亦安得以徇我乎自今理  
院所移有不當者幸公改之勿以為嫌也部使者私欲出  
一重囚公持不可乃因行部慮問釋之公白太守復致之  
獄而竟按其罪太守汪公待舉以是賢公待遇有加一郡

之事必咨而後行公亦益為盡力境內稱治監紹興府錢  
清鹽場改宣教郎知福州侯官縣治以寬簡先教後刑訟  
者反復曉譬之或天所爭而去民爭先為里正曰官無賦  
歛里無盜賊吏不敢踞號村落間此時不可失也母夫人  
江氏故家福州族黨衰盛歲時往來親親之意甚厚而無  
一人敢以私事為請者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聽公事郡  
守公次膺鄧公亦范公如圭皆當世賢大夫咸委重焉  
秩滿造朝給事中黃公祖舜薦公材堪治劇清可律貪欲  
留官中都公辭母老求通判福州以歸未上而太夫人物  
故執喪哀毀治葬勤劇家益窮空當路有欲周之者顧非  
其義不取陳正獻公時在從班應詔舉公可奉使典州喪



畢除知南雄州郡小用度不饒舊常法外重贖以取資且  
推酒酤增稅撫民告病矣而官用猶不足公至一切罷之  
人以便安而郡亦未嘗之事也州故與建饒贛州代輸坑  
治司歲貢白金各若干兩故事皆取於民以辦公請以郡  
大小為差左詔悉蠲之郡人賴焉改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帥  
守市賈胡香不償直公舉法移州帥愧且惧亟召歸之更  
為轉運判官廣享租禮名士益勸諸生以李番禺令近在  
帥守諸司治所肆意為姦無按牽者公素聞之至是誨厲  
之不能改乃捕其吏屬劾之一夕而獄具奏上閱實抵罪  
以去其餘不循法度以病民者隨罪大小以次繩治於是  
一路肅然官吏始知有法守矣市人困於官估巧奪之擾

公為移書一路罷官估除市籍百賈得職物價為平復上  
奏請均其法於諸路詔施行之丁籍久失開收口賦之逋  
均及鄰伍流亡日衆公選吏分行覈其實而除之一路所  
蠲凡十有五萬口流冗浸復瀕海蠻戶數萬生理至微亦  
有役於州縣公悉免之按行所部雖烟瘴荒遠無所憚訪  
問疾苦伸理冤抑不可勝計革外銓匿闕徇私之弊人無  
怨言江浙歲飢有旨發二廣義倉米航海詣永嘉往時嘗  
有此役吏並緣以擾民而米不時達公處之有方且并西  
道所發轉致之不越月而至永嘉者八萬斛永嘉之人焚  
香迎拜步下曰此廣東運使活我也史正志為發運使專  
以括取諸道羨錢為己功諸道承風聽命不暇公曰嶺外



貧薄安得視它路財予緡錢千數正志怒欲陷公以罪有以公為人告者乃已改使荆湖南路首論諸州以租米饋荆鄂襄陽諸軍地理之遠近不同則運載之費出於民者宜有多寡今諸州不能前知所當詣因悉以遠地為準而取其費如潭州歲輸三十萬斛則稅外當歲輸錢十萬緡民力安得不重困謂宜詔總領所前期下諸州使知所當詣而隨其遠近以收運書庶以少蘇民力異時郡縣預借民田租稅及它非法取民如茶租如甲札如戶帖如乳香如茶引之屬者壹禁絕之官吏或奏抵罪檄州縣勸民益廣陂塘貸以金穀不越月而所修復以萬計詔頒諸道以為法會有訴耒陽令程資思貪殘不法事敗而逸者又有

訴胥吏挾私枉法黥配士人者公以屬吏則其事乃連提舉常平官胡仰貨賂閔通證驗明白公不得已具以上聞仰黨援衆反得美遷而去公力不勝獄囚久不決尋以被旨按行諸郡入春陵界聞郴桂飢民相聚剽劫即日還車披山通道不一二日而一郴州問賊所巢乘夜架入群盜不意公來之速相顧駭愕一夕潰去公又召其酋豪警以禍福而慰安其餘衆檄州運米躬視賑給遂以無事兩郡之民德公之為悉畫其象生祠之還臺未幾一日得疾遂卒積官朝散郎享年六十有二乾道元年五月十七日也父之臺臣乃有論胡仰姦狀者於是仰抵罪而公言始信公早孤事母孝持身廉介密輕財重義貧苦之絕有人



所不能堪者而處之泰然益以暇日誦書史從當世賢人  
君子遊孜孜焉問所以脩己治人之術一時先達無不雅  
重器許之為入內剛外和接物謙卑雖童隸無所忽人有  
片善稱之不容口至論天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未嘗有  
所假借也居官聽斷分別枉直詳審愜當雖累歲不決之  
訟案瀆如山一閱盡得其情平居未嘗少自暇逸雖疾病  
不謂告與家人言亦必依於孝弟忠信久官不遂益以庶  
直自將晚雖小試然亦未究其用而忽焉以沒死之日家  
無餘財還其鄉李孛無所託宿士大夫之賢者莫不傷之  
葬所居慈善鄉豐樂里下原之陽娶李氏文定公孫朝散  
大夫知建寧府佩之女封安人子男四人概今為文林郎

監文思院門格鄉貢進士次棫次樾女七人長適同郡張  
伯愈次適朝請郎知贛州事趙善佐次尚幼而其與張趙  
氏女皆早卒孫男九人孫女一人概等以公之與善也  
狀其事來請銘予自少從公游察公始終表裏殆所謂俯  
仰無愧怍者又按公官第七品當立碣乃叙其事而系以  
詩使刻實公墓上以示公之子孫與凡鄉人之從官者使  
知有所畏慕而興起云其詩曰  
嗟若黃公懷瑾握瑜半生下僚坦其舒舒晚便于南志則  
少攄乃其清剛之石弗渝威讐權豪澤流鯨孤而其永歸  
柩靡所廬故山北東有坎其墟我最其蹟圭首方跌咨爾  
後人毋迷厥初過者考德亦式其車



朝散黃公墓誌

始予試吏泉之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它縣民有冤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案事涉其境道傍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東大抵皆敦禮義厚風俗戢吏姦恤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不暨焉過門入謁則公方危坐堂上閱李官弟子程課廷中閤然無人声問公所以為此者公不鄙告語甚悉根所案事有程不得久留聽公語也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君節守殆無愧

江公而吏事精密有過之者予既罷歸聞近臣有薦公者天子擢以為監察御史謂公得以行其志矣未幾聞其以病去竟不復起識者恨之後十餘年屏居里中有書生來請受李忠苦業精久而益篤問其出則公之季子也一日出其兄東之書與其母之外弟今提舉廣東市舶江君文叔之狀泣而請曰先君子宰相與有一日之舊敢請銘以賁其幽予不得辭也公諱瑀字德藻其先世居福州長樂縣青山下後乃徙家郡城之東為閩縣人六世矣曾祖徽祖時皆不仕父南仲七試禮部不偶以公故贈朝奉郎而妣陳氏亦封太安人公中紹興八年進士第初任為饒州司戶參軍提點鑄錢官欲市冶工餘糧以規贏利強公高



其估公不可則怒欲中以法而求其罪無所得乃欲更薦之公謝不受歲旱郡檄視屬縣民田當免租者公請免之什九而行它縣者以什一告太守洪忠宣公以為疑却公所上文書俾更之公曰官可罷此不可易且吾已聞之諸使者矣既而洪公使相諸縣則公所行縣民獨無流徙乃復善公所為而薦之罷官貧甚與一力徒步以歸更調湖北轉運司主管帳司使者向公伯奮一日謂公曰人皆求薦君獨未嘗一言何也即袖中出奏牘上公可親民者且以心源淵靜夷險一操自之公於是改官而人亦以賢向公焉及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黠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

書或不具則獲畝而均其稅於是豪民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蘇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其間獨揭其姓名於市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間不一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法當計備受直亦不取至於燕遊饋送之費及皆一切屏絕而鈎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所容其姦於是廩有餘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如浮鹽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虛估之直宗子美則以它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壘郡分以屬縣它縣征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就工徒取竹木具陶瓦而分寓



便舟以徃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正舊以誅求  
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不得脫至是乃有  
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  
來則使之傭織於人以漸償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  
租者公閱然曰柰何使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  
成而輸未晚也其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  
大者既已周浹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宗大姓  
侵刻細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也所聽斷發摘隱伏人  
以為神而卒亦歸於仁恕也大治李館闢其衢路斥去喧  
雜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孝者語意甚偉廷擇脩士課試  
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李講孝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

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課以論孟通者  
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俗為一變始至欵謁  
群祀以文告曰令有昏墨神其殛之視社稷祠壇隳散甚  
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之曰御  
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酒躬走群望窮極幽險不以勞為  
憚面為立應愚民奉佛往往私立塔廟僧以是得雜處市  
里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撤之且禁僧無得  
復居外宿弊頓革永有女病若有物憑之者巫曰故邏卒  
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敢然杖其  
士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神事之巫史因  
託以為妖至是乃息云以郡守諸司薦去為兩浙轉運司



幹辦公事有獻鬻公田之策者檄公視之歷諸郡盡得其  
多寡輕重不均之弊還極言其非便且曰公田歲入若干  
而畜牧芻藁取具焉今一旦鬻之計其獲不過數歲之入  
自是以往能無橫斂於民乎貴將揚存中請地以廣其營  
實規於觀游以奉權幸公又以檄往視還曰營卒若干人  
度地若干畝而足今所請地且數倍若從其請是懷民田  
廬冢墓不知其幾而獨為存中結驩於一幸臣也不可予  
卒皆罷之權秀州華亭縣事歲惡民饑公白常平使者請  
發廩以賑焉使者以當俟奏報難之公曰民命在朝夕苟  
可以生之雖重得罪不悔退即發常平廩粟之在縣者全  
活萬計而使者亦不能有以罪也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

御史汪公澈交章薦公材中御史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  
擢監察御史而公已病矣告滿請外除江南東路提點刑  
獄公事未行徙轉運副使視事旬日改知漳州旋丁內艱  
免喪請就閑養疾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八月二  
日卒年六十官自左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其年十一  
月庚申葬懷安縣靈山鄉長箕山公娶葉氏中奉大夫大  
任之女封夫人五男子果亦以進士選官至官教郎江南  
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後

州沙縣丞查幹比目

蚤卒二女子長適承議郎

江淮湖廣路總領司幹辦公事任文茂次適奉議郎知泉  
州同安縣余元一而幹即來亨請銘者也公資剛介自少



即刻苦自厲家貧鬻糶於市而挾書隨之苟非其義在寒  
且饑不可得而衣食也閩俗多火葬公遭父喪親當其  
貧喻使從俗公哀號不答盡鬻家人衣具卒葬以禮事母  
蔬菽唯恐少傷其意即有譴責未嘗敢自辨效也自奉簡  
薄而於奉親極其厚至於兄弟婚姻之間周貧振乏亦无  
所愛其力官番陽時有邑子為糾擿以職事不相中尋以  
愛去公極力調護之其人初不敢以此望公涕泣慚謝為  
卒子時書皆手寫成誦為文不追時好為吏一心營職其  
清古之操非人所及而聰明仁愛所以惠於民者亦非人  
之所能及也平生一以直道自任未嘗小降色辭以希  
寵為御史時嘗病甚臨安守趙公子瀟亦以廉節著被旨

視公家事見其篋積蕭然衣无兼副俯仰歎息者久之卒  
之日家亡餘財凡此皆人之所甚難而公之所甚易為人固  
多能言之顧其中猶有大於此者不幸未試而人亦莫之  
知也蓋公在臺時與殿中侍御史杜公幸老雅相好每以  
節義相勸勉一日杜以公疾來問訊連呼不應乃大呼曰  
吾今已擊去王繼先矣公矍然起坐曰君能任職吾不病  
矣探視中片紙示之乃疏繼先罪狀甚悉繼先者以醫得  
幸罪惡盈溢公意蓋有待也君无何杜以論官者張去為  
不効求去公就與別喟然太息曰君厚自愛吾亦從此逝  
矣即日上疏請去以此視公之志豈但欲為其所已為者  
而止哉是宜伐石刻辭以告後世之君子乃為之序其事



而銘之銘曰

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剛大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  
惠利者仁之功其仁雖僅得施於十室之聚其義則未及  
折乎百壬之鋒遽抱其餘以息乎此尚有以啓厥後於无  
窮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從金華益為閩家  
君之曾大父諱其始以儒孝起  
家社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累贈太中大  
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  
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体字詒許特試禮

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孝官如汪公應辰  
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  
軍孝教授不行請為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  
以為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孝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  
其故君曰本無官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  
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於其側它非所望宰相歎  
息以為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  
其論語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孝而孝焉既而  
遭太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二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具  
食飲皆以古禮為節服除遂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躬執  
弟子之禮誦詩讀書勞費史氏下至于茲靡不該覽而尤



於程氏之易為盡心焉至它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鉉  
黃朱墨未嘗去手為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  
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  
布衣蔬食一室脩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  
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為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  
尚之而君自視歔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孝浮屠說既而孝  
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  
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徃而遊焉復  
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  
待四方之孝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  
斂散自葉山以至太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為一社期歲

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為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  
既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左司栻  
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  
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天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  
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  
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扣之况獨喟然以曾鄭  
兩卿為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覓以進  
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日列於有司  
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  
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  
父翌新仲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覓其次



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彰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  
問孝問禮蓋自竟嘗調蕭山主簿而彰今為臨海主簿君  
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  
及其私也自竟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  
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  
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  
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  
予今日之行名為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此以口語罷歸  
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  
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為人乃為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為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却掃耽書貶身

訪道忘食與愛以遂于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  
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左司張公墓誌銘

公姓張氏諱維字振綱一字仲欽南劍州劍浦人世以長  
者好施予聞於鄉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而父以公故  
贈朝議大夫母羅氏亦贈恭人公弱不喜弄自力於孝朝  
議公知其有立常撫而誨之曰貴仕不足言要當以清白  
大吾家耳未冠而孤羅恭人躬服儉素而悉力以奉公孝  
中紹興八年進士第調賀州司理參軍不行徙汀州軍事  
推官事有不可未嘗不力爭郡以故鮮敗事盜起屬邑附  
從萬衆抄掠三郡之境公護巡尉兵會大軍討平之身獲



巢窟撫其餘衆而歸第功當為第一而賞不及公不以為  
意也秩滿更為漳州龍溪丞改左宣教郎知福州閩縣首  
定差役條約貲倍者半其停年民以為便然以公政不苛  
多欲及公時為之無爭承者已而制下更定役法適與公  
所議合今遂定者令云官募丁匠舟楫於民無度而不均  
公與民約一歲丁匠之役不過三日舟別若干為甲甲直  
旬日滿則縱之唯所適縣賦故多取具於僧坊公為區畫  
使其徒自相督僧得無吏卒之擾而輸益辦今亦為例僧  
歲以荔子餉州縣公一謝卻曰豈可以口腹易吾操耶積  
糶錢數十萬義不自取會淫潦敗官舍匠役或過前約悉  
以就之曰君使吾失信於民也民服其公而愛其廉號

之曰張太清見御史家以訟奪僧田公當受代矣趨吏具  
案閱之以田予僧而去御史怒思有以中傷之矣其過纖  
芥無所得乃已以便親自請得主管崇道觀以歸會陳正  
獻公知建康府辟公通判府事事無大小悉委又遣攝守  
當塗吏戢而民安之朝廷亦知其治行擢以為廣南西路  
提點刑獄公事自虜再通好公每謂符離之役失於輕率  
而人心終不以為非四郡之棄急於休息而人心終不以  
為是先嘗告執事者宜將順正揀使上意於起居食息不  
替坐薪嘗膽之誠修明政事使人心曉然知朝廷未忘中  
原及對遂以立志開上心且引益之所以戒舜者為言以  
謂今日正當汲汲以自治不可徂於小康便謂太平語甚



切上曰朕何敢望舜公對曰有為者亦若是願陛下加之  
意而已上嘉納之且俾察部內守令臧否以聞公到部按  
行周徧郡縣南簿瘴海陳船欲渡更卒扣頭更諫公不顧  
半濟風作舟師震駭公又不為動所至邊氓歎噉以為百  
年未始見使者旌節官吏有望風解印綬去者還臺條上  
件臧否若干人即日施行且著為令未滿歲就除直秘閣  
知靜江府主管經略安撫司公事公為政平易近民拊循  
周洽間召長老從容與語授以教條使轉相告戒禁吏妄  
賦奏減經總之額滯訟或數歲不決者取故牘置便坐暇  
日躬閱視予奪咸得其情民以便安而治軍甚嚴有暴橫  
若亡匿者立命誅斬亡所貸使者得盜百數檻致之府欲

悉殺之公為區別誅其渠率數人餘悉遣去郡學庠下諸  
生議徙它處咸以故始安郡治為宜而久為浮屠氏之室  
矣至是遺火燔燒略盡公取其地以為李使者感異教陰  
沮止之不得至竊以禍福公又不聽乃卒就功而益之田  
以繼廩食李者用勸禱祠不於釋老房祀始至按故典新  
社稷風雨雷師增壘月遣官屬潔除為圖以著其兆域陳  
脩登降之位甚飭水旱輒齊宿致禱無不立應南丹從莫  
氏以賂結永樂王氏籍兵以逐其兄而自立既立而背其  
約王氏以兵攻之莫氏困急請輸並糶田及銀冶稅場以  
乞師寮屬皆以為受之便公曰莫王連兵正坐貪此尔又  
將以啗我耶矧國家為夷夏宗王屬國不奉條約正當以



義詰之顧反以利而動彼且有以窺我矣於是遣一小校持檄喻之二酋頗頽受命即日釋兵去莫氏前此數為邊患至是帖服自請導羅毅馬以報國恩又遣子弟効名馬為公壽公受而歸之郡既且厚遣之或告昭州故盜甘文誠者謀叛去郡給而縛之欲致之死父察其非辜撫而遣之未幾象郡徃反使者欲調兵逐捕公曰以官兵入箐歷險與猱猱角勝負非計也遣裨校戍山口且文告之徃曰前年殺凌鐵住年殺王宣今年又殺甘文誠是非從若招者耶誰敢聽命公遣文誠示之則皆大喜亟遣子入謝罪江湖游氏並海趨漁鹽所過或掠為盜急之則黨益合朝廷以為憂至遣荊州軍屯守之公奏創效用軍五百人悉

募僑輩為之陰銷盜本且頽其用悉上還荊州兵帥司積以回易備邊法久浸弊公至始為經理均節初年錢不過四千萬季年乃以累萬萬計其後數年再平零賊皆以效用取勝而軍無乏興皆公力也朝廷知公可用屢擬除代而難其人乃進直徽猷閣留鎮五年上方謀北略移軍建康使者護作屯營不如指士卒暴露乃召公為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趣入面對獎公治績且屬以營屯事公更營高燥以違淫潦屋凡二萬三千間先為一間於治舍用是計徒庸慮材用令役賦功倭指而定前使者苟於就事榦植脆撓衣以織葦費二萬萬公易以瓦深廣堅緻於前而費半之府司分作它營以情屬軍中先以辦聞屬吏欲



効之公曰一掾未集是亦欺君吾不能也會軍帥亦與公  
議不相中密白公稽緩遣近璫持詔詰責公以狀對上大  
喜曰朕固料張某必辦此遣再獎諭就加祕閣修撰以寵  
其勞江東歲和糴以備儲積先是嘗糴三十萬或以予直  
太高而損其半公力爭不能止至是復以命公而詔問所  
以經畫狀且曰鑿前失毋傷民公即條奏曰前事之失民  
以陛下為不知故獨歸其怨於有司今既知之乃曰姑以  
為鑿而不能償則天下將有以空言疑明詔者矣且江上  
糴貴於吳中而其直反下陛下一視同仁何愛十數萬緡  
而獨使江上之民缺望乎諸司餉遺一不受有不可却者  
別儲之積至二百餘萬會和糴有未償之直而失於上聞

者即以巧之尋召入奏事因訪軍務得失時頻年調諸郡  
兵圍教帥府公言南方兵宜安靜不當數調發以挫人心  
江東團教五閱月費緡錢且二千萬諸道計不減此宜擇  
將分兵戍諸州俾就閱習以息大費折茲前使廟堂之議  
得專意以圖北方又言兵無奇不足以取勝今兵雖多未  
必人人皆勇宜詔諸將精擇驍銳別籍而厚養之以備緩  
急之用上深然之留為尚書左司郎中遇事有未便輒詣  
都坐白或甚曰瑣瑣辨切非朝官体公曰都司助調鼎實  
我微所關若視吏籤擬即涉筆書不置可否安用我輩耶  
居月餘丁內艱初對因及西南徼外夷落道里廣袤上令  
為圖以進至是圖成未上而去服除召見乃奏之序言周



公戒成王立政勿以檢人惟吉士然後可以詰戎兵陟禹  
蹟服海表言蓋有指意切而辭不迫識者知其忠蓋明年  
除司農少卿奏諸道糧綱歲凡百數用官舟者多負而雇  
商船者不虧蓋商人自愛其舟故不為姦擢卒率募游手  
衣食於官無所顧藉歲率虧三萬斛細民勺聚撮累以輸  
公上而一歲之間輒捐三萬斛以惠姦豈不甚可惜哉且  
運脚与租同輸官不憊運運脚之利州郡私之侵漏之失  
大農任之孰若情運脚以就商船之為便乎復為左司郎  
中熙豐行義倉法獨不及南方公守桂嘗以為請不報至  
是歲適荐饑朝廷方講荒政公又以為言乃得請兼領贍  
軍酒筦不盡其利而課入大增歲羨緡百餘萬會課當選

官公辭不許命方請貶之其屬會執政有罷去者謚者意  
公其与也又知公娶与權幸忤因招它事論去之先時公  
已結廬延平溪南山水之間疏泉發石号曰盤澗至是猶  
佯其間縱觀古書以自娛尤玩意於春秋謂經有貶而無  
褒傳者未盡得聖人意方且緒正其說而未竟也既而有  
知公去國之所以然者為請祠官之祿得主管武夷山冲  
佑觀公不欲受遂巡數月乃拜命秩滿踰年不復請期以  
明年七十致仕未及而卒淳熙八年六月癸亥也始時桂  
人為公上立祠至是聞喪相与哭於其下后有賢牧守如  
李公浩張公拭多視公時行事以為法而刑獄使者鄭公  
丙閱其決事故牘歎曰此判不可移端如南山矣其為名



流所推伏蓋如此云累階朝請大夫娶羅氏再娶宗氏皆  
封恭人子士佺今為朝奉郎通判融州事次仕備嘗以修  
職郎監潘封酒庫而卒又次仕仕修職郎常德府司戶參  
軍士儼承信郎女適進士宗大同謝舒宣義郎陳善慶文  
林郎黃東所為文有盤澗集若干卷奏議若干卷士佺等  
葬公太平鄉天竺里大箕管蟠龍山之原而以故右司郎  
中何侯萬之狀來請銘予嘗一見公於閩縣後不復相值  
然公之行事則皆接於耳目知狀為不誣矣何侯又謂公  
姿稟端裕不見喜愠家无姬媵祿稍以班族里平居接物  
甚夷剝剔之節遇事乃見意謂當然然怒不避也中不自  
決顯寵不願也揚歷中外声績藹然為朝廷所嘉重與寵

者固以此然天子知之士論與之卒不能與世合不六見  
於設施者抑亦以此欵在江東時啗命獎諭者皆寵昵信  
臣力足以進退人者公無所私媚再還朝也嬖近知二意  
向公遣所親道上所稱賞語且致願見之意或勸一見即  
近用公義不徃計臣幹以羨餘獻者徃徃見謂材被進  
用執政數語公以酒羹以獻內帑公笑而不答退曰一錢  
盡公家物朝廷欲用當自取之吾寧以獻自媒邪天官虛  
席上門班簿謂執政曰張某資歷高宣勞久且將用公公  
於內外既兩無所諧附竟莫有為助者邇公所守與世相  
違如是則夫難合而不盡用者公已逆處懸斷於嘗中久  
矣不足為公憾此又為知公之深者予以是益恨前日之



不獲蚤自附於交遊也而士佺從子亡友張敬夫官享有  
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乃悉次序其語而銘之  
銘曰

張公廉正蚤發聞聰明仁愛又敏文中歲仗鉞西南奔有  
蚤震龍警民懷恩入掾宰府贊經綸因事納諷忠且勤一朝  
翩然謝垢氛演仙仙去孰與羣真營之舉水清淪佳城鬱  
鬱此仍弟我銘不滅公長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公諱若水字子淵成都府双流縣人其先唐相文貞公齊  
孫旦以給事中從僖入蜀遂家眉之彭山生五子散居  
成都印蜀之間号五房宋氏双流其一也公之曾大父右

言大父傑父維皆仕其父以公故累贈奉議郎母蹇氏  
亦贈安人公自幼即知刻苦為孝邑之賢令如任公淵李  
公燾皆愛其文行居輩行與交及將就奉有欲移公試漕  
臺者公曰欺君誣祖吾不忍也卒從州奉試外省得奏名  
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考官不說猶以冠乙科授左迪功  
郎嘉州龍遊縣主簿未上丁外艱更調龍州仁壽縣主簿  
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稅兼合同場先時茶禁甚急而  
私販益多商等甚重而威額反耗公至弛禁薄征而舊弊  
頓革課入大增或勸獻其贏以規賞公曰獨不為後人計  
耶歲旱民爭水泉之利群聚相毆擊且欲為亂公單馬喻  
之皆釋仗聽命公又為禱於靈湫一夕不雨而水溢溝澮



皆蒲焦槁以蘇物情乃安明年荐饑民又相聚剽掠以求食有期以其一掠鎮民其氏者公召諸豪善曰饑民求食此易與耳私販之徒負勇玩法一與之合非小變也今能出力以致其黨使為一境之衛不佳足以銷其姦心饑民知吾有備亦憚不敢進此一舉而兩得也諸豪皆應曰諾悉出金幣椎牛釀酒召致其徒雜於居民保伍之間日以兵徇于市公亦帶劍躍馬其間衆皆畏服而饑民遂不敢犯且曰是嘗為我禱湫出泉者吾當謹避之耳鎮故無柰公為作孔子廟考古制器樂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躬講說士子競勸制帥汪公暨諸使者聞其賢爭薦之移知神泉縣始至承廢弛之餘首罷追胥之擾但以幅紙書負租

與民為期無敢後者不數日盡償前令宿逋為言州家使得善去邑產黃雀歲供諸司至以百萬計公請罷之民用不擾而物生亦遂至今為法諸司知其治行徙知嘉州隄為縣神泉民相率留之不能奪也公於二邑皆治其孳校如味江所為民有訟者躬以義理恩意辨告諄悉皆大感悅無復犯者其尤無良不聽令敢以武斲病齊民者乃捕効之上獄于州罪至流徙於是閭里正清善良皆得其所改宣教郎幹辦諸司糧料院擢太常寺主簿齊宿必虔澤既必繁同列愧歎以為非所及新繁故有藝祖神御蜀帥請改築宮于成都事下太常公聞其且將大興土木窮極侈麗使民不得安為處駁議事乃得寢遷國子監丞再入



太常為博士轉而為丞兼吏部考功郎官改兵部除祕書丞復兼吏部三館將以故書為事暴會而上方閱兩避殿降食公為官長言君父焦勞如此而臣子相與燕樂誠有不自安者官長是其言白罷之以旱故詔館職條上闕政公為書數萬言歷數當時刑賞之繆以為是所以干陰陽之和者宰相聞之怒出公提幸江東常平等事上稱公誠實俾移福建閩俗故多不率子公與郎司合議按律令嚴保伍為所以禁防誨誘之具甚悉全活者衆汀州遠且多盜又名瘴鄉常時使者按行多避不往至是群盜甫平死傷橫道疫癘大作又非常歲之比公獨慨然引車架入煮藥自隨親問病者飲之民為盜所攻劫與能捍禦奮擊以助收

軍有勞効者皆弛其租汀民大喜人人知戴公德建陽招賢里故常別貯常平米數千斛凶歲發以賑民本隱士魏君按之所為而歲久陳腐出納不時反以病民有以版曹所下社倉法告者公喜立為移書更屬鄉人士君子歲斂散之一方尤賴其利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建人老稚邀遮恣慕至竟日不得發湖南尤多盜皆晝伏蒙民家抵夜輒出以故發不時得公至申明保伍之令使相收司盜無所容至有扣頭車下請得召保復歸農業者公皆撫而遣之又檄諸郡精閱禁旅按行所過察視激犒如法月調諸縣弓兵校其藝而誅賞之由是皆樂為用盜發輒得奏獄官毋得兼攝它職又條七事以申儆之於議法尤兢兢焉



每論死刑必齋戒露香要質于天然後敢決決日輒罷燕  
設所以致其欽恤之意者無不盡也屬郡大札遣吏挾醫  
載藥馳以救之衡山浮戶有與土人不相中者詣闕言衡  
山國之壽嶽祠城東故有溪並城南出後或鑿城比址遺  
水使西不能無斷地脉請築山決水使復故道下公平奏  
公言水西出歲久故道皆為民居今欲東之則是數百家  
者不無傷折離宮之苦且壽嶽之云無所經見就如其言  
則國家中興慈皇壽考皆在西流之後尤不宜妄有改作  
事乃得已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亦久前使者潘侯時  
始復營之公成其冬為增置弟子員以永嘉戴溪為之師  
割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歙士刘某之賢與郡守刘清之

交章論薦詔持補官於是李特乃公好賢尚德之意不  
獨為科率計也被旨相帥事飛虎軍素驕悍白晝劫人吏  
不敢問公一以軍律繩之賞信罰必士民以是得安其君  
而軍吏亦皆悅服會久不雨請禱過勤遂得浹改除江南  
西路轉運判官而江西是歲亦大旱下車首問荒政所宜  
發廩勸分蠲租乞米以次施行其奏請者亦多報可又行  
帥事事益叢委公自力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皆麾而却  
之遂以大病然夙興猶視事如常時夜過中遂不起淳熙  
十五年二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八方病革時民相率為公  
襚禴無不至晨夕走府門偵起居狀及卒皆縞素弔哭行  
日號泣挽車哀送數十里不絕湖南吏民間之有千里來



赴義者蓋公資稟醇厚隆於孝友處內外族姻長少存沒  
之間不見其少有遺憾為孝動恪不懈既脫場屋益玩意  
於聖賢義理之孝近丁周程張馬之言以達于經吟諷辨  
說未嘗虛口推以及人一以仁愛惠利為心聞善即行如  
恐不及故所臨泣士民愛戴見於風謠非一時說說空言  
也其在朝廷据經守正不為苟合推為虞雍公所知其為  
之言不過用人材嚴守備以俟敵人之憂而已嘗因輪對  
請戒群下懷私立異迎合紛更之弊真宗戚歲時賜予貴  
臣給所宜借百司吏祿之費及減畿甸房緡以惠貧弱上  
皆稱善公因極論恢復大計及覆數百言上益喜顧曰卿  
當相與赴功名之會耳事下有司不得盡施行而房緡之

惠遂及於天下它議員筆銓注之屬又皆廣恩  
從厚之意而其應詔言事則直指宰相挾私罔  
所避雖以是不得久於朝廷不悔也壽皇知公  
臣斯人乃朕於奏對間得之其在湖南蓋嘗有刀  
相猶以前忿尼之識者恨焉為文汪洋融液務極  
歲乃更造約尤好讀易嘗夢有問易之一經孰  
應曰陰陽兩書非易門戶也取其精請純熟蓋如  
書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史論十卷古今詩百卷雜著  
三十卷奏議五卷前安人張氏蜀之故家漢御史卿之後  
歷千餘年而譜牒可考不紊安人性賢孝讀書史善筆札  
通古今識義理而不肯為詞章文岐嘗宰永康頗以嚴治

毛華溥

人失無

語近

意宰

情晚



安人每陳古誼以諫既歸公事舅謹敬奉祀莊庸和叔妹  
有禮遇族黨有恩舅喪悉力佐公辦治如法人以為難公  
居間久上官有欲使相局者安人不憚曰吾之賢尚足以  
支伏臘狗祿從人得無隳素志乎公善其言為謝不往其  
方直之操士夫或有愧焉不但為婦人之賢而已先公十  
九年卒後安人宇文氏宣教郎隲之女子男三人之源之  
潤之汪皆著字而有文女一人適熊應早卒皆張出也之  
源等以十六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公及張安人於成都縣  
楊侯鄉癸山先墓之次遣人來建安請銘踰年乃達而予  
適有臨漳之役使者以書還明年復來則值予哭子悲甚  
言不能文顧與公相得晚而相知深其為社倉書院皆嘗

為記述又重之源兄弟之請越數千里連歲再至而不繼  
也勉為之銘以致吾意銘曰

資之厚兮孝之博退循循兮進諤諤三方一節思無數九  
原歸卧不可作我銘其居詔冥漠欲知斯人視斯石

太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陳氏建陽縣三桂里人父安世強孝博聞嘗立義  
齋縣南從而學者甚眾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歸同  
里周君周君為人寬和樂易不以家人生產為事太孺人  
佐以勤敏持家儉而有法訓督諸子甚嚴至待姻黨遇鄰  
曲則又咸有恩意少時喪其親哀慕不懈及嫁亦不逮舅  
姑而歲時烝享執事必親訖事常嗚咽流涕晚好浮屠法



得其大指遂不復同家事惡衣菲食逾二十年而憂人之  
憂賑其厄窮病苦雖極力不倦中子舉進士登王官再逢  
慶恩周君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人後以宗祀霈澤亦錫  
今號鄉人祭之而太孺人所以自處者不少異於平日也  
紹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時精爽不乱享年六  
十有八周君名誼字少賈前五年卒加贈至通直郎三男  
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嘗以承議郎差知邵武軍光澤縣  
事讀書處事精敏絕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婿陳錡  
蕭思濟程必顯陳淵而季未行孫男二人巽亨震亨女三  
人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諸子葬太孺人縣西新領天湖之  
陽東望周君廣平山之墓才數百步明仲以銘來請予雅

知之不得與也銘曰

母之賢足以成其子子之賢足以顯其親西嶺之阡百世  
而新我共極之以相後人

宜人丁氏墓誌銘

濠州使君文侯仲光以書來曰惟吾考妣皆有賢行而祿  
壽不配其德仲光既不幸蚤孤又不能勉進德業以求無  
負於明訓徒賴遺澤得階末第從宦積勞至叨郡寄祿賜  
曹釐足以飽妻孥飫童僕而慈顏永隔不及生伸區區烏  
烏之養每一痛念不如無生獨幸累年以來數逢國家大  
慶累贈皇太后至朝散大夫皇妣至宜人尚有以少慰人子  
罔極之恩者而先宜人之銘又未克立自念老矣或遂泯



沒而無門則後生小子將不復知前人立家本末重此不  
孝且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惟吾子幸哀而與之銘則仲光  
知免矣敢泣血再拜以請余讀其書不能終篇為涕下不  
自禁時方卧病田間氣息奄奄筆研廢棄久矣然感其意  
不忍辭也乃考其事狀而次第之宜人姓丁氏世為永嘉  
大姓以積善好施聞於鄉父諱瑜尤長者兄弟皆以進士  
官州縣練達有能名宜人早歸同郡劉君諱某字元默而  
劉君之為人亦誠實無表襮樂善愛士起居有常雖甚暑  
不袒裼家無滯博之具喜賙人急遇下有恩然其居家嚴  
未明而起內外井井教子弟尤有法而宜人配之無遺德  
焉始入門時舅姑皆亡恙晨昏無違禮內睦姊姊謀嫁諸

姑外接親戚輯鄰里恩義俱稱重輕有則於是翁然稱為  
賢婦父之舅病痲宜人侍養尤勤羹非手調不進舅亦非  
宜人所進不嘗也姑為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  
共卧起扶掖飲食經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  
事汝如母臨沒又謂曰即死當報汝地下幸復為人願為  
汝子孫以事汝姻舊間有過失輒為曉譬諄復甚或垂涕  
泣而道之聞者感悟遷革乃已劉氏與同里胡氏有舊好  
宜人遇之恩意尤篤胡氏長老至今以為言里子有子好  
讀書欲為儒而父難之其母以告宜人既好喻之又資以  
金錢使與其子俱試太學以遂其志其人後常以語人且  
歎息曰今人不復有此風矣大夫公既嚴於教子宜人又



能弥縫其間教諸女以身為法自未笄時已令夙興備盥  
櫛奉藥餌夜常躬視肩鑄灑湯竈輒令持燭行前既笄則  
教之洒掃烹飪蓋藏之事祭祀賓客之奉且戒之曰尔曹  
母敢言異日當蒙其力耳以故諸子皆以文行稱而女  
適人者亦能持其家某年某月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九葬  
于某縣某鄉某里子男三人長曰昭入太孀被薦未第而  
卒次曰亦早世其季即仲光今以朝散大夫權發遣濠州  
軍州事女五人嫁周氏葉氏潘氏餘未行而卒孫三人曰  
述曰適曰遲曾孫七人曰仁實仁近仁守仁及仁任仁愿  
仁履也濠州行篤厚早以文章吏治著美稱仕於朝且通  
顯一旦求遠郡去有挽而留之者弗顧也士大夫莫不高  
其廉靜而服其明識不知其母之賢所以資之者如此其  
遠也然則宜人之行其可以不銘銘曰  
順尊章睦妯黨力豈多惠能廣勤夙宵謹微細男敏孀女  
恭饋責幽壤壘段書季之賢慕有餘銜深悲考潛德授我  
銘詔無斁

宜人黃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今宜義郎致在陳君衡之配也世為福州候官  
人曾祖紹祖遷父仲文皆不仕宜人性淳質不解世俗機  
事數見欺不自悔既嫁事舅姑夙夜唯謹相其夫理家事  
甚劬躬勤儉以衣食撫教諸子甚恩故諸子皆得以自力  
於孝而仲氏遂以進士中第補婺州戶掾宜人見其闕具



獄必戒曰人命至重母使有冤聞當答人必戒曰輕之母使重傷見其被擻考貢士必戒曰詳之母志汝為孝子時也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日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以慶壽忍三錫至今號紹熙二年七月乙卯卒年惟有子男六人孔夙嘗貢于鄉孔碩文林即處州州李教授孔易亦嘗預貢籍孔時先八年沒女五人長婿潘子修蚤出次適修職即泉州司戶參軍趙彥夔季尚幼而二男二女皆天孫男四人女一人而女亦夭諸子以宣義君之命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宜人某縣某鄉某里某處而孔夙孔碩皆嘗從予遊狀其行事如此來請銘不

得時也其銘曰

有婦之德為母之則無愧其心反此真宅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為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

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古從政郎處

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

聞君生有英氣務為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

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為爾韋絃之戒君

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

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孝程公命設几案日与

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為說大義稍以礼法

開之君自是愛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



獲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  
人賴之嘗卜壽歲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率以果  
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侗及其弟舟孝二君沒久遇其子  
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  
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  
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時未以自  
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  
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奉觴德壽宮  
推恩耆老以子銖故受通功郎致仕紹熙二年八月庚寅  
以疾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為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為模  
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

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心意使自  
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  
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  
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  
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  
昔人常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胡頑一世可  
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錫銖錫鎡女三人嫁  
余梓程徽王中皆周出也而錫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  
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附且屬新  
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  
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



李故聞君之行事為詳其可辨始君自恨知李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錫銖皆奉進士銖尤好李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者求必于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之九十三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九十四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

公諱時字德鄰姓潘氏婺州金華縣人曾大父諱宗簡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以儒孝教授諸弟皆從受孝而中者公良貴遂以清直致大名公生穎悟少長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愛而收教之欲使後世公以親沒無所愛命辭乃任以為登仕郎為娶李莊簡公文李公亦器器焉初調長州分司以博躬校簿書坐冬夜寒暑不覺解田里賴以安監臨安府造船場部使者以為能多用以事皆迎刃立解且不以上官喜怒為向背御



史杜莘老聞而賢之欲引以為屬會去不果公亦未嘗求  
薦而當路爭知之改通直郎宰相欲留官中都公固京奉  
祠以去已而差提轄雜買務雜賣場嚴禁防謹次第大官  
要人無敢干以私皇城邏卒挾侍干紀公按致其罪不少  
貸人為公危之然公以陳白自將其黨雖怨之卒無以報  
也終更宰相又欲留之不可遂出知興化軍莆俗險健  
訟公至究其利病施置之方為科條以屬吏簡易成會無  
所徧倚近以大治時即李官召諸生而教飭之遂無敢以  
事至拜中者女官道士託妖妄亦勅賜以表其居挾焚樞  
張說書屬公上其事公不可訟後喻意部使者以撼公公  
卒不為動歲旱禱雨不應公慮獄有冤亟往訊焉果得二

人破械遣之而歸其獄於吏市未及旋犬兩立至郡故有  
洋城棟霸二十門及木蘭陂溉山數萬頃歲久廢壞公為  
興築莊因年實民至今歌之過歲存飢募客舟子錢博  
糴而寬其期人始莫喻其意既而糴者得以其間往返一  
期然後及期則糴價又已自平而民下飢矣人始服公為  
有謀也請蠲歲輸丁米錢千萬久之未報輒移屬縣緩其  
輸漕司不悅督愈峻公訴於朝竟得罷乃已召還賜對公  
言郡縣者朝廷之根本而百姓又郡縣之根本也今不計  
州縣之事力而一切取辦又不擇人材之能否而輕以界  
之欲本同而邦寧其可得乎上善其言欲留以為郎而公  
有所不樂力請外乃除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至



則罷守部饋餉之不如法者家貴已多不悅而平江庫錢  
失漏守因是誣富室以取償一郡。擾有死者公檄罷之  
守以是然陰以禁兵給白直而誅它同上其事公坐削一  
官移江西未行又移江東入境發賊吏一人故相有為請  
者不聽竟按逐之列城震聳行部使過延見父老使縣別  
為輩以次召問所疾苦及吏治得失戒州縣毋得除舍館  
飾供張給鍵吏卒所過肅然父老歎息以為未始有也池  
中趙粹中橫下法遞二廩給不時有盜發邊奏竄匿各  
書以請者詔以為郡粹十怒怒捕繫卒任清訊治強服以  
奏誅之刑獄使者丁特發過郡聞其冤取獄閱之將發  
其事粹中遣其屬突入傳舍即几間奪去媪馬陵折一郡

大駭公時出按旁縣馳歸與時發其劾之會時發改使湖  
北事久不報而公繩之愈急章三上遂與俱罷後得真竄  
書者朝廷始罪粹中而恤清家尋復起公提卒荆湖北路  
常平茶鹽事入奏為上言比年戶部調度不繼督賦苛急  
監司州縣希意避罪不暇復以百姓為心下失人和上干  
天災其原在此願詔有司悉蠲州縣民間伯逋而內出禁  
錢以補上賦之缺其招衛卒除戎器皆許晉經總制錢以  
充費不則日止以俟它年更詔大臣選官置局考校紹興  
以來出內之會參互省費繼續補助為經久計常使戶部  
支計有餘則州縣寬而民力紓和氣應矣上聞公言歎息  
稱善且曰朕於戶部應副多矣民間逋租內藏久久亦已



獨放卿言川縣授氏之事朕亦聞之蓋所謂黃紙放白紙  
催者若已<sup>已</sup>之而又責於戶部此誠何益正當一一與補  
還耳因諭<sup>以</sup>以寄任之意甚采宰相猶欲晉公典選公力  
辭之部承水<sup>之</sup>之餘教喻懲<sup>或</sup>安集賑球曲盡其力民又  
病疫則<sup>西</sup>西<sup>有</sup>家至而日課之以其死生多寡為殿最  
田是全活若<sup>眾</sup>俗喜焚尸公<sup>以</sup>諸縣各治叢冢焚者有禁  
民莫敢犯湖<sup>北</sup>多陂澤官<sup>不</sup>障故使貧民得漁其間賴以  
食者甚衆既<sup>而</sup>或以輸租<sup>以</sup>而顯其利則民固已病之  
至是<sup>是</sup>議者請復增租而吏<sup>緣</sup>竊盡斥貧民所漁以給富  
家失業狼<sup>得</sup>者不可計公<sup>為</sup>明其法悉以還之未幾改  
南路提點<sup>刑</sup>獄公事將行<sup>條</sup>奏本道荒政數十事詔

悉施行行之日士民自言諸司乞<sup>留</sup>公者以千數出境猶  
渡道攀<sup>恋</sup>涕泣不肯去有盜<sup>殺</sup>人而誣指賈人梁晚四為  
罪首論當<sup>殊</sup>死前後七推具<sup>伏</sup>錄問輒不承最後至公親  
鞠則方盜<sup>殺</sup>人之時晚四實<sup>在</sup>他所參驗行由印曆畧刻  
不差乃得<sup>其</sup>冤狀即理出<sup>之</sup>而劾官更失入者上大喜可  
公奏下諸<sup>路</sup>以為法又奏新<sup>法</sup>獄經再<sup>之</sup>詞或少異必取  
初鞠官吏<sup>承</sup>伏而并按之追<sup>逮</sup>往返或淹旬歲再鞠官憚  
於<sup>留</sup>滯雖或有冤亦弗敢<sup>白</sup>以此獄少平反枉濫者眾請  
得復用舊<sup>法</sup>上亦可之除直<sup>秘</sup>閣知廣州兼<sup>主</sup>管廣南東  
路經畧安<sup>撫</sup>司公事將行猶<sup>奏</sup>郴州用<sup>度</sup>不足多橫賦以  
供軍馴致<sup>巨</sup>寇前後非一請<sup>下</sup>漕司通<sup>融</sup>補助以息後患



廣東地接林桂汀贛之境四州之民歲一踰嶺貿易折閱  
即相聚為盜大至數千人公入境適捕得渠率八人即  
斬以徇曰三日而去者吏不得啓期外不去復捕如初於  
是皆散有梁氏兄弟者招納亡命前後殺人無數而掠其  
資以致富交通州縣吏不敢吾民患苦之號為四彪公禽  
捕誅殺于瀦其居它盜望風破膽大奚山斗入海中寇掠  
所聚雖良民亦以魚鹽為命急之則散入賊中不可禁所  
從來久至是新置都鹽使者亡欲禁之檄水軍逐捕公曰  
水軍專受帥府節度非他司可得而調也且爭小利起大  
盜將誰使任其責耶卒拒法不為發良民既得少安乃陰  
募其酋一使以一自効由是盜祭取得有功者為奏補

官鬪死即官其子而重責其坐視不赴救者官屬不幸死  
者厚賻遣歸存沒老稚無一人流落如是者三十餘家士  
族女夫身非類贖而歸之上聞公究心獄事詔特轉朝議  
大夫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安撫湖南復值凶歲精禱禱廣  
咨詢蠲稅租弛逋負民得小康飢不為害飛虎軍驕橫不  
可制有恃醉挾刃傷人者案軍法誅之於是帖伏無敢犯  
明年召還以疾辭遂且顯謨閣知太平州未上又明年除  
尚書左司郎中竟辭不就乃申太平之命未行而以疾卒  
享年六十有三累官中大夫爵金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戶其配李氏諱孟琰字文靚孝友聰明識趣高遠在簡公  
南遷時年未及笄已能刻苦自厲甘忍貧薄周恤親黨雖



凶事無所憚既歸公諸妹多未行奩具所須推予不少新  
奉祭祀必誠敬事公以義衣必親制食必親嘗燕必親煮  
從公居官未嘗問外事買市物而門內之治雖細必親條  
理精密如嚴官府每罷官治喪皆一日辦警敏絕人而不  
為可察治家嚴整而御下有恩終幼必精漱澣必潔而不  
為組繡華靡與公言未嘗以爵秩進退為欣戚其教諸子  
亦然有識高之累封今人後公三年卒子男友端友恭皆  
力孝可志探友端嘗以進士高選今俱為從事郎女友松  
妹太常寺主簿史弘遠孫男履孫將仕郎女二人皆幼友  
端等葬公紹興府上虞縣永豐鄉張澳之原以令人附公  
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為依歸中年遊張

敬夫呂伯恭間切劑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弥篤自為小官  
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  
而出納纖細無所遺其利除害皆有成績為部使者廢置  
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  
養威持重務大体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  
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蓋嘗自謂吾之為治主於寬而  
不使有寬各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唯其綱維總攝而脉  
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為也有所弛張必先究  
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耻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  
寬民力先恤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權  
酷荼鹽非古法不忍以律令從事於狂獄尤兢之然亦



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林與李校潭州獄薶衡之  
石鼓皆一新之李者用勸薦士唯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  
受請囑有所薦輒閉閣草奏救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  
下然後知伯恭聞而嘆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  
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  
民如子馭吏如僮僕按察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  
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輒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  
人爭為尽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  
而寬猛適宜大小中慶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  
有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  
公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未致慇懃

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  
以自適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去問晚歲召還蓋將有以  
處之而公病矣亦曾有謀傾宰相者陰厄之遂竟不獲究  
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李書得歐顏楷  
法勁挺嚴密如其為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  
錄以斥其妄喪祭不徇流俗平居無所嗜好既病神明不  
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箒特語而絕是則  
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詎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以  
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祭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  
也銘曰士患不孝孝患不行口示心悴物重身輕偉欤諸  
公夙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謚百辟儀之歸



欽德矣道固委蛇唯其德孝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悠  
遠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公諱椿字壽翁洛州永年縣人曾祖安祖泰皆不仕父升  
進士起家為吏以廉正稱累官朝奉郎贈太中大夫母楊  
氏趙氏張氏皆贈碩人靖康之難汴都不守太中公以衛  
父見傷父子偕卒公年尚少藁殲佛屋深窳而詳識之幸  
毋南走湖嶺間備嘗艱窘而竭力以養母子相慈孝人不  
知其趨出也用遺澤補官調潭州衡山尉擢發發伏人不  
能欺決事間理如何不為勢奪再調桂王監司理參軍盜  
發臨武符尉縛六十餘人以獻公辦理之才六人抵死它

所活亦甚眾以數爭獄事失守意求去不獲守悟乃更相  
知建復臨武縣盜以不作者二十年徙衡州軍士判官守  
與部使者交惡公諫止之不德後闔郡坐劾去公獨免邵  
民有告兩人為盜者郡得其一將真之法而曰囚家訴冤公  
被檄鞫之使召告者則無其人問其同徙則已斃於路矣  
閱故牘則斃者是文乃在他州有左驗囚乃得釋徙寧國  
軍節度推官豪民執偽券取陳氏田陳父子斃于獄妻又  
將斃矣公辨其偽奪田歸陳氏虜亮將渝平亟白守將修  
城壁葺軍械料民兵甚整人恃以安張忠獻公郎制兩淮  
軍馬辟準備差遣及拜宣撫都督皆以自隨蓋公始見故  
文定公退與其諸子遊從容言曰椿顧天下之人無不唯



是之求耳胡公聞而異之其子仁仲後見公所論宜出六  
事亦謂有經濟才張公知之故取以為屬諉以經畫淮甸  
事公為奔走兩路綏集流民布置屯兵察度壽軍情相視  
山水案險要凡四五反詳田精密所助為多它如謂督府  
當鎮無為請制戰車以易拒馬之屬未及行者尚衆至於  
事有不可則問未嘗為苟同也宣司訖事議請第賞官屬  
公曰今未有功而遽求賞已非所宜且先將位則無以勸  
士卒溥及之則無以待有功皆不便張公然之為止不上  
後諸將有以比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將從之公在外亟  
奏記張公曰復讎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之分人  
威觀衆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督府而出於諸將則已為

輿尸之凶矣况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  
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  
師已行則又言曰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弄俾進退可觀  
毋損威重既而果無功張公悔之一日喟然歎實材之難  
得公徐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可厚誣誠  
欲致之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乎其肯來矣張公復  
拜右相公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又出視師公曰小  
人之黨已勝而公無故去廟堂此必危復申前議甚苦張  
公心是之而自以宗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計也未幾  
果罷公出莫府得監登聞鼓院在職數月有所不察請通  
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自請復廣西州縣運鹽而罷折稅



和糴招糴之擾一請無汰去軍中百戰之士以壯軍勢寬  
郡縣三請以懇田為課最而更賦法改祿令多以穀帛少  
以錢皆當上意除鄂州再對請令墾荒田者三分其租  
三年乃增其一三增而卑輸請罷經總制錢悉為上供一  
其帳目以省吏姦上可其墾田說至鄂行之復戶數千曠  
土大辟鄂地重而守權輕賦薄而用廣公安際以誠調度  
後約未幾運振而贏歲火備禁姦盜皆有方略軍民之爭  
一決以法主將悅服移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廣西舊  
遊習其民情之欲惡有所更革不戒而守官更有罪免之  
而已無所窮治未兒之獄一以輕平所縱釋數十百人盛  
夏按行慮問諄悉返閱文書一夕千紙奏罷發運司所復

昭州金坑結禁仕海南者無得市土物事皆施行移荆湖  
南路轉運判巨俾入奏事行及近甸時案息之促便道之  
部適歲大侵官配民備賑糴民事糴米踊貴復抑米價商  
船不來公至損配數除米估人用不飢奏請蠲歲糴代發  
二分米出給錢摧楮幣和糴米宜用市直毋使大賤傷民  
人以為便自為少吏時已病監司行部從吏卒擾州縣至  
是當出輒前戒吏具州縣所當問事自以行而罷諸常後  
者所至州取吏卒使令凡以例致饋一不受自是人多效  
其所為言事者亦請下諸道以為法召為吏部員外郎復  
論廣西鹽法上是其說俾條施行之目以上遂改法焉其  
後二十年間法雖屢變而折苗和糴招糴之擾竟罷民賴



以安除樞密院檢詳請房文字小吏持南丹莫氏表來請於宣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公語說遠宜近人孰不知其前日故遷其塗豈無意哉況今莫氏方橫乃欲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啓邊釁請論如法說又議諸郡招軍宜立法以課殿最公語之曰願吉建劍等州民衆俗悍雖多募不難致淮漢荆湖凋弊未復若限以額恐有抑挫之擾積二事忤說說怒語人曰吾乃無一可耶公聞之求去上問知之亟令慰喻安戢未幾說免乃遷公左司員外郎密禪國論深抑吏姦號為称戢嘗言三衙御前之兵有用當益諸州廂禁兵無用當銷銷之之術死亡勿補二十年之後無復無用之兵矣它時寧壹以

御前兵分屯諸州可也始公在督府嘗建軍民雜耕之策既而詳其利病乃欲及捐以予諸軍使歲分半卒以耕而益其食至是亦為上言甚悉尋復請外除直龍圖知隆興江南西路安撫避祖諱改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至未一月移都大提舉四川茶馬俄復歸故官建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歲萬二千緡而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免戶部配鬻乳香諸路併得免訖今不復配衡嶽廟火公言廟泐火天寔厭其非制請毋復屋而築壇以望用遵禮典省財力不報茶寇作帥以失律免公攝其事時江西兵已集寇勢窘謀復南走公亟收散亡分守要害寇不能越故江西得蹙而禽之茲民有規聚徒應賊



者公募士豪捕其魁桀誅之餘悉散走事平請於朝歲分  
卒戍產茶處盜以益衰又言茶商買券於官而復市茶於  
園戶與鹽商買券而即受鹽於官者殊科今一其賈是以  
茶商獨困而私販多歲額不敷而民被擾甚則鬪欲攻劫  
為群盜前日之事亦可駭矣請損其直以便事而有司吝  
出納乃折小券以一為六實無所損而重以煩費人益病  
焉召還見上首論軍政之弊口厲者鄂渚大軍三千捕茶  
寇數百亡失過半小寇尚尔如大敵何臣嘗求其故矣大抵  
將不得人馭衆無術廩食既薄又苦侵漁老成習戰之士  
一以疲老被汰則挈其強壯子弟以去軍中唯有抑勒寄  
招之人又皆不習戰陳而不可用至於待遇復不均壹使

吾老舊之卒自傷其不及歸正之人而歸正者又自以為  
待之不如俘虜之厚也誠亟圖之反此數者則軍聲振而  
國勢張矣因復力陳茶法之弊乃得頗增鹽數而公意未  
已也政府白擬司農少卿上自用公為正卿京蠲月須米  
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  
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衡軍食之餘及鄂商船并  
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自三摠嶺所送輸以達中都常使  
及二百萬石為一歲備久之不行公以不得其朘求去不  
獲又以白宰相曰今豐儲倉南上庫皆移東就西以眩三  
聽而使朝廷戶部自分彼此告借索還有同市道頭革而  
正之凡百政事各付攸司委任而責其成則名正而實奉



矣臨安擇守公在議中執政或謂公於人無委曲上曰正欲得如此人遂兼權臨安府事守比非其人日走權門奉約束耳民事悉付吏手吏得徇勢為姦公既視事親閱文書躬自予決要人請囑一無所聽府故以官者為承受公事守至例謁之公不往怒因喻旨故遷延以相沮傷公白政府無所用承受請罷之市有火近巨璫所居舍怒不專挾護遣兩卒喧厲公所公奏其狀下兩卒大理獄大理觀望覆逮府吏卒公即家居自劾詔杖兩卒釋府吏卒勿問僧倚豪貴立私宇至百數會有以姦穢事覓抵罪者因悉以令沒入之而逐僧還所隸事在府三月竟以權倖不便亟解去而民至今稱之公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

是轉對又言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為軀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軀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陛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而在廷之臣未見其能以剛中守柔順而事陛下者也願觀象玩詞求剛中之臣遠柔佞之士以應經義起治功由是執政滋不悅沮公茶議使不得行公益論事自若久之求去復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陞辭上曰卿未可遠去改知婺州進祕閣修撰上意猶欲留公而公亟言軍政敝武備弱必誤事不合旨乃之郡居數月郡以大治會詔市牛筋五千斤公奏一牛之筋才



四兩今必求此是欲署一萬牛也上悟為收前詔且思公  
前言易召以為吏部侍郎公又為上言民貧多盜非國之福  
願詔中外有司各條所部冗費可省者以聞上善之而亦  
不果行也在吏部與吏史約予奪命士所陳身計當悉疏  
著令堅定其可否乃行既行而有遺若未允者重坐吏以  
此不誅肆其姦秀郎館客特注州掾公言其人未試且衝  
待次人請更受員外置不簽書公事執政建議欲有所私  
而託以吏部所啓公言是事雖小所關則大請究治上嘉  
納焉上親慮囚命公與知閣門事張掄次比其事以聞掄  
自以官承宣使欲列名公右公不可白之丞相亦右掄公  
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上但使事以閣門副侍郎

耳故所被旨臣實先掄唯陛下財幸上不直掄罷之公以  
上常獨搯機務而群臣偷窺苟免乃按易象為上言乾首  
坤腹而六子之卦各象其事故聖賢之訓皆以君為元首  
臣為腹心股肱耳目喉舌各有攸主今君勞臣逸非治之  
躰且使出令用人或有未善則過歸於上而政亂於下願  
觀易卦之象躰乾剛健而使腹心股肱耳目喉舌之臣各  
任其職且察臣下有遊近習之門者嚴禁絕之而益以公  
道用人各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一時弊事如衛  
兵壞僧戶掠都市而朝廷不深治言事官彈劾不勝去職  
而取從風聞者坐黜隸軍中結邏卒開鋪以搖主將皆極  
言之又建白凡選監司若大郡守宜使侍從集都堂公舉



所知而宰相拔其尤者以聞皆切治躰又請凡應輸義米者皆置倉鄉社以藏而凶歲還以子之亦便於事然皆不得行獨衡州監牧諸軍回易竟罷如公言又嘗抗言往者闕寺之盛卒階靖康明受之變今復盛矣請抑制之不使寢長官置蚕室限其進子之數官高者使補外而門禁宮戒之外它毋得有所預嚴士大夫兵將官与之交通之禁則上下俱安而禍變潛弭矣上聞靖康明受語頗感久之曰幼亦聞此因納疏袖中以入最後極言邊備不可以不豫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州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以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瓦梁濡須巢湖北畝亦要地也其形勢之緩急兵力之多寡計策之利鈍皆

曆陳之如指諸掌又論應城四達之衝宜屯一軍以為襄陽近援荆南兵戍襄陽宜徙其家屬營江南毋使為虜所籠以病請祠不許固請益力乃除集賢殿修撰知寧國府數日改太平州賜尚方珍劑以遣焉當塗重地蓋以一面為寄公因自請以時行視圩堰有機事得以密疏直達上皆從之既至力圖上流之備請選募橫江水軍千人以為濡須東閔采石聲援采石水軍舟多卒少宜以步卒之半為水戰之用使可舟可陸往來巢湖為必保濡須傾之計而凡沿江津渡宜使皆隸南岸比來和州利商弄輒穿支港以內舟首尾皆屬之江此為自隲天險邊民盜虜馬或為它盜來歸者有司不問長或賞以勸之皆不便上納其言



亟命塞港它亦頗施行居年餘年六十九即上章請老上  
初惜其去三請乃許以敷文閣待制致仕越再歲上以湖  
南兵役之餘公私困敝上下恟疑思有以鎮安之謂公重  
厚可倚復起公以顯謨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私禮免繫帥銜以避家諱公雅無復出意再辭不獲乃勉  
起至無幾何悴者蘇疑者釋氣象一切如盛時復稅酒法  
人以為便前此官市民物不予直者悉為償之斗酒千錢  
不妄用故人賓客薄少周助率以私錢州宅火徐葺之不  
調一夫而復其舊諸縣有羨賦州竭取之縣以不可為公  
歸其半曰歲飢用不足少須之當悉滯矣歲旱賑粟勸分  
蠲租十一萬給常平米二萬糶又數萬民以不流死飛虎

軍新立或以為非便公曰長沙一都會控阨湖嶺鎮無蠶  
微而二十年間大盜三起何可無一軍且已費縣官緡錢  
四十二萬民財力不可計何可廢耶亦在馭之而已異論  
乃息郴民輸租吏所加賦戎再倍力請裁之三去其一民  
以小寬前在兩州再言配法之弊請使凡應配者抵坐加  
役流法髡鉗居作三年而免母或黥涅使得自新免竄逸  
免遞送贖至恩召和氣至是計長沙一歲所遞配卒十二  
百五十餘人復申其說朝廷為下其事而訟者徂常或笑  
以為迂不能革也未滿歲復告賜進敷文閣直學士致仕  
朝拜命夕登舟歸老衡陽故居野塘之上淳熙十年十一  
月日日薨享年七十有三公生十有五年避地南來貧無



以為養不得專力於孝年三十始孝易兩鞫郡獄須慮問者累旬不至因得晝夜研考乃若有得遂樂玩而沒身焉其言於朝廷措諸行事無適而不於是也尤惡佛老邪說在臨安被詔擇靈隱寺主因復于上曰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身盡之矣曷為求之他他時僧或宣對後苑復疏其失請崇先王之道正人倫之本漸汰游惰歸復農桑其在當塗申法禁戢誑誘出教喻民語極諄悉至是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人以是益知公之於易非徒誦說而已也公莊重簡淡巖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踈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各介

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為高也在六院時淵覲寵方盛同舍日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晚登從列覲已位使相竟不往謁它一二輩職事所及輒與忤又嘗為上指言其姦其徒相與聚而訕公有言大尉獨不柰李某何者其人復之曰誠無柰其不顧官政何耳賴上知公深屢歎其撲直故小人無以行其計公於中外鉅細知無不言其尤致意焉者邊備軍制賦法祿令茶鹽屯田經摠制錢揀汰歸正配法也蓋自少日親罹兵難復歷邊事盡悴州縣乃登使守乃踐省寺於大小之務皆身履而心喻焉非如它人剽聞掠說而藉口嘗試者也其從違忤合雖不可常然持其見終身不易



言之懇懇至於四三其才通其識遠不阿主好不詭時譽  
無書生之輕俗史之陋其所緼畜使得宣究斯世其庶乎  
公娶龐氏早沒繼室以韓氏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皆贈  
令人男二人毅夫承務郎後公三年卒正夫宣義郎廣南  
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女二人長適朝散郎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臨川吳鎰次適邯鄲劉全孫男八  
人大有大求皆修職郎大謙迪功郎大用大臨大鼎大觀  
大鼎未仕女二人尚幼公居家有常度不惰替亦不嚴厲  
約不戚豐不泰終身一致在官儉而法官燭不入中門家  
人不用公家供張初臨有新幣幕必撤而藏之存以迎新  
去之日不私一物焉家至今無有敝帷蓋凡例所饋餉私

不應法之入率積之公帑以供公不應法之用餘則委置  
而去門內化之落然清素素篤風誼當僚章貢李燮死于  
安陸有女棄民間公贖而育之韓令人愛之如已子以歸  
士族初仕亦嘗從衆投上官爵里狀必怵然不寧自是不  
干請嘗獲盜委曲可以被賞置之弗問既循資則曰吾老  
於職官耳年五十有二乃改京秩自是出為時用然未嘗  
忘歸志未始勢家入中都亦不至畿郡仕五十年上為人  
主敬信下為士大夫尊慕無纖謗微累出入中外數四其  
入也皆以特召其出也皆以力請年至亟歸不得已而勉  
起起又竟歸以終素志而沒出處之義時為全盡以是年  
閏十一月十一日葬于衡州花光寺之山後二里與韓令



人同穴以葬日迫不及識而吳鎰狀公行大略如此後十年正夫乃以其銘見厲熹不足以銘公然孰公聞望蓋又中間一再通書荷公見予良厚今又得吳狀及公平生議奏讀之觀其行身履繩蹈矩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之不適於用而其忠厚純篤之氣又有藹然溢於行事言語之外者未嘗不廢書三歎而悚然心服也乃最其事而系以銘銘曰

大易之緼微妙不窮孰窺其表而測其衷懿彼李公心潛躬詣逮其渙然隱顯一致進矢于廷退諗于私迎知失得不暇著龜問天越民忠君及國在古有評曰庶常吉胡不百年以究其施長言啟丘奄具其離衡山之陽非其故土

窺而弗銘曷詔終古

滕君希尹墓誌銘

君姓滕氏諱洙字希尹世家徽之婺源蓋莫詳其始所自來中間有見故翰林李士達道者和之乃知與東陽之族同原而亦不能言其遷徙合散之所由也君曾祖谷祖為父恂皆不仕而叔父愷蚤以文章論議有聞於時起進士官信之戶掾以卒士友惜之君幼聞家李緒餘長從鄉先生俞君身祐及一二知名士遊益務記覽其蓄甚富為孝子文亦精緻有程度而數以不偶即奔去不復為獨教諸子為孝而不專為場屋計平居所以馬志力行之訓甚悉及二子登科從仕則又時時為道平日問里間所聞見情



偽失得之變以開曉風切之以故二子皆以能自樹立有  
声州縣間晚得未疾由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玩  
誦而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警言其好  
孝儉身進老不倦如此病革却醫察子書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兩言以示諸子而卒紹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年  
六十有五夫人胡氏有賢行前君一年卒五男子璘從政  
郎鄂州州孝教授珙迪功郎寧國府旌德縣主簿璡理皆  
業進士璘前卒二女子嫁進士程高頃程熈之孫男七女  
四君為人恭儉質實遇人無少長悅首接語如見大賓凡  
世所謂少年豪習饒樂放縱事未嘗一接於身自奉甚薄  
終身如一日不以豐約易其度居家事親誠心孝愛委巷

之禮薄俗之態雖於強之不忍為也兩逢慶壽心或勸增  
年以之格君不可或問之則曰欺君而受爵亦何榮之有  
哉有士族文未窳落倡家君謀贖之倡僧知君貧立偽券  
高其直以難之君未有以為策也會璘頭薦書郡致金錢  
若干為勸駕礼入以予倡得女嫁之不復詰其偽懸字張  
安中賢之為書其牒以表焉君之為人大抵如此嗚呼是  
亦可謂善人君子矣然其志与封既不得少自見於當世  
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獨諸子既能順承其志而又將  
有以顯揚之則人或以是為天之報施果不繆也璘等將  
以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合葬君大人於萬安鄉龍陂西社  
之原使珙奉吉州錄事叅軍呈君洵之狀以來請銘余以



疾病久衰謝不能而珙請益堅余猶哀之乃為次其事而銘之銘曰

行之躬孝之力積之豐施之普謂天慶慶請視斯刻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安州事余時言共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三災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愚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勸分有司之為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飢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爰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

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秘書省後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貶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為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聞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



少倣尚不群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離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  
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  
疏陳大計不報即弃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  
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誘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養買  
書闕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  
焉不專為覓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  
憚免喪既又語及親猶立下疋墓側再喻歲第設亡子遺  
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  
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為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  
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已生且厚資之以歸之族無

載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  
財讓產恤孤懷幼明人之急白兄弟族黨以及于踈遠之  
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弃責  
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  
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  
日徒步數十里為鄉人致禱雨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  
登輒為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中子民飢  
甚官為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  
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金  
束薪而以君為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  
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損不知其若干斛



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漬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招語榜其所居為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毋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厲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儀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為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與至徙嶺表君不為動與人交開心

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為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留中也故後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為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立宜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



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議以累舉得官著作陞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竝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和孫男五人寅仲為長次寅仲次康早出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為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為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于以徃錫既寵于堂又賁于凶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

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冬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溫父皆不仕世為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于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唯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已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為事奉養斬斬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



子孔碩登科從官所泣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  
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  
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為邵武  
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于寺舍市里  
聞之無不失声嘆一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  
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  
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  
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  
累皆宣教即賜五品服聖祖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于  
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  
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  
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  
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怜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譴不敢  
復近筆硯為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叙而銘  
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閩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  
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為文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  
流乎

范直閣墓記

宋故左朝散郎直秘閣王管台州崇道觀范公諱如圭字  
伯達曾大父履謙妣阮氏大父補之妣李氏童氏父舜舉  
從事郎累贈左朝議大夫妣胡氏繼葉氏俱贈恭人大父



以上世家建州建陽縣之由原先大夫始居漳濱遂為荆  
門軍當陽縣人以崇寧元年玄默歿葬九月己丑巳時生  
於舅氏胡文定公判南李官解中既孤自奮從文定公受  
春秋學舉進士建炎二年對策廷中語切直張和公時為  
考官第為首選同列不可於是乙科賜及第授從事郎  
武安軍節度推官以母喪解職服除從外舅葉公辟為江  
南東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召試館取除祕書省正字  
兼史館校勘如或烈興十年春謁告如荆門遷奉先大夫  
恭人之柩歸葬建陽始公在館數陳論時正與宰相意不  
合至是遂請奉祠差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輒復請由是  
歷十載三為祠官十九年添差通判邵州秩滿差通判荆

南府賜緋二十七年召赴行在上殿直秘閣提舉江南西  
路常平茶鹽公事歲餘除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在道上  
書論宗社大計有人所難言者會有目疾辭得不行差主  
管崇道觀二十九年秋起知泉州十月到郡革弊抑強人  
方受其賜而貴勢不以為便俄有旨與宮觀理作自陳越  
明年正月始被命即日罷歸四月受敕復為王管崇道觀  
而公已病矣六月乙丑卒于邵武軍寓居之正寢享年五  
十有九而是歲紹興三十年上章執除也公娶葉氏右文  
殿修撰宗誥之女封安人子男三人長念祖右迪功郎次  
念德次念茲念茲後公十八日而亡年十有七矣女二人  
長適右承務郎折知常次適登仕郎劉坪孫男四人女一



人皆尚幼其年九月甲申諸孤奉公喪歸葬建陽縣渭曲山謹次公姓系爵里始終梗槩納諸中以識若經術行誼出處之詳則將請于先生君子深念公者刻於墓左以明示後世云從表姪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朱熹謹記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紉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

遊官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太学中庸之卒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方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間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章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知士確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



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  
允皆幼初府君將沒欲日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  
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躰魄之不獲  
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迁于里之白水鵝子峯下  
熹攀慕號殯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  
熹又無所肖似不能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闕志  
業梗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三昊天罔極  
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記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大姓父諱確始業  
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

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 松字喬年姓朱氏逮

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祕書賜今  
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抚教俾知所向不  
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感人所不堪而孺人勉之  
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天熹  
其季也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迪  
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允皆幼越明  
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  
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  
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知縣何公壙誌



君姓何氏諱鎬字叔京邵武軍邵武縣人父諱允左朝奉  
郎母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以朝奉  
公致事恩補將仕郎更授右迪功郎泉州安溪縣主簿辟  
江南西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調汀州上杭縣丞陞後  
政郎潭州善化縣令未上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丁丑晦辛  
子家年四十有八娶同郡李氏子男三人琰某某女三人  
長婿吳大同次馮棟李未行也君天姿夷曠廉簡寡欲有  
過人者始朝奉公卒於故殿院東平厓公伸受河南程氏  
中庸之說篤信力行沒身不怠而君又得其傳益殖從容  
克篤前列佐邑有惠愛著書數萬言琰等將以四年三月  
某日葬君臺溪泉碭之原其友新安朱熹為識曠中如此

且將叙次其詳以表于墓上云

劉樞密墓記 代劉平父

公諱珙字恭父姓劉氏世為建寧府崇安縣人曾祖諱民  
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諱  
韜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謚忠顯累贈太師妣  
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父諱子羽故任右朝議  
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熊氏福國夫人繼卓氏  
慶國夫人公生於宣和四年二月十日卯時建炎三年以  
忠顯公致仕恩補承務郎紹興十二年中進士第調紹興  
府在城都稅務未赴改監潭州南嶽廟十五年差主管兩  
外敦宗院十六年磨勘轉承事郎十月丁少傅公憂服未



除而韓國夫人薨公以嫡孫承重二十一年服除差諸三  
宮大小李教授二十四年四月推秘書省校勘書籍官又  
權禮部郎官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  
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  
召赴行在除太宗正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郎改  
祕書丞三十年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  
察御史十月復為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祕書  
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  
學士院後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  
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羸後恩轉承議郎今  
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

上以公辟置官

特賜御札獎諭時始議與金人為敵國

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朝散  
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循州  
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  
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  
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  
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  
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  
士在外官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  
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  
荆襄邊面六年九月丁憂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知



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再  
辭不允。又除荆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差內侍督  
內侍殿頭徐備賜以御札宣押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  
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  
邑實封如前。九年三月赴。奏事進大亭士以行。淳熙二  
年正月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  
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以修城  
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津發禁軍教閱轉一官。許  
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六  
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賑濟事畢賜詔將大論十一月。及又  
賜御札鞍馬器物。四年三月以居中績効顯著除觀文殿

孝士四月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戶。五年閏六月以  
疾再請奉祠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陸  
彥禮宣押翰林學士診御脉。周昭貶治公疾未至。七月三  
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  
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津發。又詔建寧府應副人夫葬事。  
身後恩數令有司具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  
追封新定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  
定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孝雅。以務郎  
曰孝壽。尚幼。女二人。長適符仕郎呂欽。公所在也。次在室。  
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於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顯揚妙  
湛禪寺之南。從公志也。珩惟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



海內固已不待夫記述而傳天然其謀猷行治曲折精微之際則又有不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詩銘於柩者顧又未及就篇而葬日已迫謹畧叙公始終閱閱如石刻而納諸壙中它所欲論著者尚見於隧道之碑云弟從事郎珥涕泣叙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姑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母某氏復之為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為己之孝從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某淳熙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 日卒 月 日其父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父熹今為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之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庚酉辛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鎮次恩老四女歸昭接滿鎮滿皆六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廉夫壙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是師是之手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獻公卒愛之用致仕恩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



母憂再調監泉州南安縣益為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  
日卒享年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  
師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附廉夫龍汲山正獻公  
大墳之右以其嘗孝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又廢筆  
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記其實請  
刻石納墳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九十四



